

集部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二十一

序

送區冊序洪謂區冊即區弘考其始末非也貞元十九年冬公自御史出為陽山令此序在陽山作其曰歲初吉當在明年正月也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陽山縣名屬連州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劒戟舟上下失勢江上或有水有字廉或作其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

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荒茅篁竹蜀本作荒榛茅竹篁諸本作叢漢書嚴助傳谿谷之間篁竹之中顏曰竹田曰篁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語或作說不下有相字川本北本又作言語不相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為而至士或作事愈待罪於期且半歲矣貞元二十年公貶陽山令或無矣字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觀或作冠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見莊子徐無鬼篇跫許恭切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虛或作谷斯或作其或無斯字

皆非是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欣然下或有以字於或作乎聞或作聞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樂上方無以字厭下方無乎字今按欣然喜陶然樂當為一例故諸本皆有以字而方本皆無然竊詳其文勢之緩急恐上句應無而下句應有也故定从此本歲之初吉或作告毛氏詩傳云初吉朔日也此蓋通言歲首也歸拜其親拜或作覲酒壺既傾序以識別識音志

送張道士序公逸詩有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兵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豈此道士耶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高或作南下同隱或作有道今按有道語似太重當且作隱）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為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貢賦之不如法者（方下或有諸侯字）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為詩以贈而屬愈為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劒鋒白差差（白或作自非是）恨無一尺捶（或作箠）為國笞羌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黄

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炎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

嬉乃著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

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

平聲

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或以閣本作期非是寧當不竢報歸袖

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

環持今日有書至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柿栗收拾不可

遲嶺北梁可構寒魚下清伊或作漪今按伊水在嵩北若前兩處作嵩南即此

處不可作伊若彼作嵩高則此乃可作伊耳漪字雖可通用然本不从水只是語助辭如書斷斷猗大學作兮

莊子猶爲人擠亦是此類故說文水部無之但因伐檀漣漪淪漪故俗遂加水用之而韓公亦有含風漪之句則此作漪亦未可知今上文旣作嵩高則此且作伊亦無害若有他證見得上文果當作南則此却當改爲漪矣旣非公家用且復還其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欲奚爲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　替寧高僧傳云閑烏程人克精書字宣宗嘗召入對御草聖遂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閑嘗好以霅川白紵書眞草爲世楷法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史記

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庖丁治牛莊子養生篇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於此乎師曠治音聲曠字子野晉平公時人扁鵲治病扁鵲即秦越人晉昭公時人僚之於丸莊子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秋之於奕孟子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伯倫之於酒劉伶字伯倫晉人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徙或作從從非是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嚌青胾側吏切往時張旭善草書旭蘇州吳郡人時或作者善或作喜非是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喜怒文苑作喜焉草書怒焉草書不平監本作平生皆非是或

（無焉字）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或無猶字非是）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情或作精）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或無後字）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諸本並作膠杭歐謝本作繆莫侯切猶綢繆也莊子內揵者不可繆）

而捉義蓋同此今按膠者黏著之物而其力之潰敗不黏為解今以下文頹墮潰敗之語反之當定作膠

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二所下方以抗本皆有於字非是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敗或作散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東坡送參寥詩云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騁頗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頹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猛正謂此一段文意也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善或以閣本作喜今按善幻說已見第四卷酬瞿少府詩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閑下或有師字方云此篇用意皆本於莊子所稱宋元君畫圖有一史後至解衣槃礴臝郭注云內足者神閒而意定又云王彥法謂退之此數語乃深得祖師向上休

歇一路其見處勝裴休遠甚　今按韓公本意但謂人必有不平之心鬱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伎必精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為伎宜其潰敗委靡而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伎則不可知耳此自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說也

送殷員外序

一作殷侑員外使回鶻序元和十二年也據傳詔侑副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甚侑不為屈虜責其倨侑曰可汗唐壻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倨也虜憚其言不敢逼還遷虞部員外郎皆與序合惟年次稍先後當以序為正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閣杭無萬字非是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杭本無字字非是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

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憲宗元和三年正月上此尊號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法或作術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杭本無命字非是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元和十一年五月公為太子右庶子殷大夫或作殷侯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

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持或作襆入直三省洪慶善謂唐無三省持被入直當為司絕三息暫反省息井切朱新仲云唐以侍中兩令為三省長官張籍寄白舍人詩三省比年名望重說者以唐無三省非也若不言三省不知入直何所以上下文考之朱說為長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刺刺方云洪慶善云刺音盧達切樊澤之云刺七迹切若如洪讀則當以戾為義顧婢子語何戾耶潘岳閣道謠和嶠刺促不得休語意皆同此當以七迹切為正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下或有矣字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少尹序一
有巨源二字新舊史無傳藝文志云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以能詩名嘗有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城之句白樂天贈詩云早聞一箭取遼城以此詩送知名既引年去命為其都少尹葢公河中人即其鄉也張籍有詩送云官為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野情意葢指此二疏事見前漢此序長慶中公為吏部侍郎時作故序謂余忝在公卿後云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
疏或作疎漢書作疏今按疏正字疎俗體也
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
張或作帳謂供具張設也音竹亮切公送石弘序張上東門只用張字况二疏本傳自可考漢書如高祖留沛張飲贍布傳張御食飲皆謂張

設也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因話録云楊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為新語體律務實工夫頗深以高文為諸生所宗一旦以年滿七十或無一旦二字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及閣杭本作古及上或別有方字其意豈異也或作豈其異意邪皆非是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或無幾人字疋或作駟道邊觀者

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以與通用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閣本無蹤跡否三字非是或但無否字亦非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惜下閣本本無之字白以為其都少尹白或作署或無白字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不下或無同字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或無於字非是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

來也〔鄉或作家〕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陽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二語閣杭本皆無在字〕

送權秀才序〔公時佐汴州權自汴舉進士京師送以此序〕

伯樂之廄多良馬〔孫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也事見戰國策〕卞和之匱多美玉〔卞和獻玉事見韓非子〕卓犖瓌怪之士〔怪或作奇〕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公既平汴州〔西下或有董字貞元十二年七月以隴西

公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平汴州之亂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為軍司馬縣或作郡非也董晉祭文石本可考下同是年八月以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吳縣男陸長源為節度行軍司馬使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下或有觀字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合石諧和和方以閣抗蜀苑作聲云晉范啓謂孫綽天台山賦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故文章以諧聲為尚公進平淮西表曰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亦謂此也　今按諧和即謂其聲之和耳若作諧聲却犯本字而語意亦不活方說非是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閱或作閲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

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湖南李正字序（或作送李礎判官正字歸湖南礎之父仁鈞也貞元十九年登進士第元和初為祕書省正字湖南觀察推官公分司東都礎自湖南請告來覲其父於其還公以詩及序送之詩見第四卷末）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貞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鎮宣武）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府或作父）日為酒殺羊享

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為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貞元十五年二月晉卒軍亂殺行軍司馬陸長源判官孟叔度等侍御亦被讒為民日南日或作由仁鈞以讒流交州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官下或有員外字王下或有府字此謂東都蓋李亦分司也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亦留此或無亦此二字留作以皆非是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周君名君巢時為河

南府司錄參軍君下或有巢字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外下或無則字子下或無相字離十三年時元和六年自貞元巳卯至元和庚寅才十二年耳此言十三年豈退之與礎別在戊寅歲乎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為先輩成德成或作盛李生溫然為君子李上或有若字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或無退字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寒飢或作飢寒至文

死作在今按在乃至字之誤書史多互用者如此則當作至而治道不至多言不至學古兵法之類以他書所引考之卻當作在也祿不足以養下或有為字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已或作止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最故故又為序云或作序之或作之序

送石處士序或有赴河陽參謀字謀或作謨或有詩字洪字濬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于洛十年不仕及是為河陽參謀歐公云洪始終無無稱而名重一時以嘗為退之稱道耳洪之河陽幕府之明年召為京兆昭應尉集賢校理又明年六月卒於是公誌其墓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胤為河陽軍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其曰節度之三月則是歲六七月間也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嵩邙山名瀍穀水名皆在洛陽之境穀即澗水書云卜澗水東是也後改名澗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或無食字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事辭或作事免不上或有則字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

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東上或無而字或并無下流而東注五字熟或作爽卜或作兆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或作為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軍節度王士真卒其子承宗叛十二月詔吐突承瓘率諸道兵討之地理志鎮州恒山郡本恒州天寶元年更名鎮成德軍所治也農不耕收收蜀本作牧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歸閣抗本作師今按當以諸本作歸而讀作饋謂漕運也治法征謀宜有所出所出閣抗本作王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

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朋友閣杭本作其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内宵則沐浴戒行事或無則字載書册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事或作李上東門外張下或有筵於二字或只有别字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别真閣作其非是方從閣杭本無為先生别以下十二字今按此閣杭本由有二去就字而脫其中字遂使下句全無文理方從之誤矣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

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或無敬字諂或作諍皆非是或無是字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閣本作固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不下或有祇字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退或作遺蜀本云送詩元本具於此今附第四卷末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温造字簡輿大雅之五世孫文宗朝終禮部尚書公前年送石洪今又送造二生皆東都處士之秀者公時為河南令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多下或有於字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能下或有遂字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茍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茍無下或有留其二字雖下闕杭本無謂字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恃或作懐市或作賈洛之北涯曰石生石洪也其南涯曰

温生即造也二處士皆居洛陽南北之涯即贈盧仝詩所謂水北山人水南山人是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居守謂東都留守鄭餘慶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東都郭下二邑洛陽河南也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諮或作咨處或作取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

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或無朝字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閣抗蜀本無內外二字或作內外求無理皆非是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或無自字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閣抗本無之字生既至或無至字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

其或作具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或作焉

送鄭尚書序鄭權汴州開封人貞元六年舉進士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通典曰嶺南五府經略使治廣州領州二十二邕管經略使治邕州領州十三容管經略使治容州領州十四桂管經略使治桂州領州十四鎮南經略使安南都護府治交州領州十一至德元年升五府經略使為嶺南節度使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大府始至閣杭本無下大府字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

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郊（郊上或有于字帕莫鞜切鞾許戈切）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或無先字）帥守屛（必郢切）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大府與之為讓至一再一下（或更有至字）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諮或作咨）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隅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

日踔數千里（颿與帆同颿或作飄踔音逴又勑教切）漫瀾不見蹤迹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或作仇黨）機毒矢以待將吏（或無將字）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或作把疏）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薙音雉芟也獮息淺切）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或作洲）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耽浮羅國流求國毛人國夷州亶州林邑國扶南國真臘國皆海外蠻夷之國云林邑一曰環王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真臘一曰

吉蔑在林邑西北去京師三萬七千里　骴音眦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胡或作夷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長慶三年四月權為嶺南節度使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嘗或作常元和十一年七月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又帥

滄景德棣十三年四月權為德州刺史德棣滄景節度使歷河南尹華州刺史初權自河南尹帥山南東道為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元和十四年十一月權為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街使穆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長慶元年權自河南尹入為工部侍郎二年十月遷本曹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貴而能貧此左氏襄二十二年語權本傳云用度豪侈復與此異何耶　今按通監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李訓于王守澄求節鎮得廣州此語蓋譏之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

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祝上或無以字或祝下有使字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考食貨志憲宗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振武乃單于大都護府故地後改名振武重華後名為預甘露之禍洪謂唐志無所考非也今按漢書王尊傳有治所字此所治字當乙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飢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或無轉字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元和六年四月以盧坦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會振武告飢時薛謇為代北水陸運使坦以

重華代賽也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爲下或無之字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歛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羸餘私其下或有有字其或作有皆非是得以蘇息軍不復飢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

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或作險）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或作朱金銀緋唐五品服）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五城東西中三受降城朔方振武二軍也）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今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或無幾字務一或作

一務兩得或作得兩大臣方持其議八年冬重華入朝會宰相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語見食貨志志所載營田事大抵與公此序相表裏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坐耗或作坐見耗虛或作坐耗虛今以閣本定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

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没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

送鄭十校理序 舊史云鄭餘慶之子瀚本名涵以文宗藩邸時名同改名瀚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譴官累年不仕自秘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公以元和四年六月為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涵求告來寧公於其行作是序以送之蓋五年春也故有歸騎春衫薄之句

祕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為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 士下或無曰字 常以寵丞相為大學士 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為集賢殿聚四部書其中置修撰校理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宰相張說為大學士 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茍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 名下或有士字又或有而字 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祕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曰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 為一作授 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

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家下或有選字非是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居上或無於字按舊史元和元年鄭餘慶罷相爲太子賔客遷國子祭酒冬十一月庚戌遷河南尹三年夏六月甲戌自河南尹拜東都留守六年十月除吏部尚書唐制東都置六館學與京師同故掌其職者謂之分教而舊史又云愈始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三爲屬吏經時五年覩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或無後字炙之石刻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

也其勤已而務博施以巳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或無耳字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或作爾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門下或有下字求告來寧涵以元和四年為校理五年寧親東都時餘慶為東都留守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司下或有即字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古今地名曰河南有鼎門九鼎所定也即成王定鼎于郟鄏之所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為詩五韻且屬愈為序

詩洛詩下或有曰字注字洛上或有得字

相公倦台鼎分正新邑洛正或作政才子富文華校讎天禄閣壽觴佳節過歸騎春衫薄衫或作和烏弄正交加楊花共紛泊親交誰不羡去去翔寥廓親交或作交親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講或作御或作盛山唱和詩序唐史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賢良異等憲宗時歴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為開州刺史穆宗立為翰林侍讀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文宗時為相初在開州有盛山詩十二篇一宿雲亭二隱月岫三茶嶺四梅溪五流盃渠六盤石磴七桃塢八

竹嵓九琵琶臺十胡盧沼十一繡衣石塌十二上士瓶泉盛山開州也開州隨巴東郡之盛山縣武德元年改為開州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躍躍閣杭本無下躍字以下句偶之非是不利不下或有得字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謂哉上或有之字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藝下或無之字探杭作深子下或無之字皆非是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者夫

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懐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氷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或無方字）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歌詠之（歌詠或作詠歌）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朐䏰說文蟲名漢中有朐䏰縣地下濕多此蟲因以為名朐从肉句聲考其義當作潤蠢

唐書音蠡閏劉禹錫音屆忍漢書朐音劬通典曰開州漢之朐䏰地也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樊謂考下丈只六人一曰和者十人而時集闕下者六人耳及此年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諸本作及此年閣本作明年抗本作時年謂此時之年也韋以元和十一年刺盛山韓以長慶二年作序閣本作明年由特字訛也今按作明年則非實作時年則不詞當以諸本作及此年則無可疑矣諸本莊中下有名處厚字元和十五年三月處厚以侍講學士講詩關雎書洪範于太液亭長慶二年四月為中書舍人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元和十年三月稹為通州司馬長慶二年二月同平章事洋州許使君為京兆忠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居易為忠州刺史長慶元年十二月為中書舍人李使

君為諫議大夫景儉字寬中元和中為忠州刺史長慶元年八月為諫議大夫不言某州使君者連上忠州文也澤之云景儉時為楚州疑有脫誤黔府殿中丞為祕書監元和十四年二月以商州刺史嚴謩為黔中觀察使長慶元年入為祕書卒溫司馬為起居舍人溫造時為武陵司馬今諸本皆亡州名亦疑脫誤皆集闕下和者下六人諸本亦各書其名云元司馬名犢許使君名康佐白使君居易李使君景儉嚴中丞武溫司馬造方以閤抗本并上文名處厚共刪十四字云蜀本側書犢康佐居易景儉造五名獨嚴不書其名今考嚴謂嚴謩時為祕書監樂天集有制詞可考諸本改作嚴武蜀本又作少監皆非也李景儉自楚州召還溫造自朗州召還今皆不著其郡亦闕文也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山下或有之字大行於時聯為大卷

家有之馬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

石鼎聯句詩句

閣杭無此篇洪慶善曰張文潛本校與諸本特異蓋原於祭文忠也然增損太多不知得於何本今姑以杭蜀本為正　今按張本多可取當附見以備參考　洪興祖云石鼎聯句詩或云皆退之所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侯喜師服皆其弟子也余曰不然公與諸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詩則曰掎摭糞壤間孟郊思苦則曰腸肚鎮煎熮樊宗師語澁則曰辭慳義卓闊止於是矣不應譏誚輕薄如是之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

結喉中又作楚語并九十餘凡豈亦退之自謂邪予同年李道立云嘗見唐人所作賈島碣云石鼎聯句所稱軒轅彌明即君也島范陽人彌明衡山人島本浮屠而彌明道士附會之妄無可信者獨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之語亦亦有是人矣聯句若以為公作則若出一口矣今讀其劉侯句不及彌明遠甚何至是邪蓋聞君子損已以成人之美未聞抑人以取勝也其曰吾不解世俗書見孔武仲雜記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下或作山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夜抵其居宿知下師服張本作劉或無夜字有校書郎侯喜新有

能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蔡張本皆作長頸而結喉無高與中字唐子西曰結古髻字也高結當句斷漢陸賈傳尉佗魋結顏曰讀為椎髻云一撮之髻其形如椎高結語原此今按古語自有城中好高結不必引椎結也但道士之首加冠不作椎結讀結為髻而以喉屬下句者雖有据而非是蓋長頸故見其結喉之高而此高結喉中又作楚語也不然則當以蔡張本刪高中二字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衣張眉指鑪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云或作之又無能詩二字非是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張本年上有其字無矣字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不

知其實能否也方無解字解張作能拘因張作固兩不上方有然字而無其字或無否字見其老頗貌敬之不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其首兩句張無說字即方作既次傳於喜喜踊躍即綴其下云云於下兩喜字張本並作侯方無下字道士啞然笑曰啞烏格切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袖杭蜀本作抽倚或作旁或無坐字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我書解或作能從同子為上或有弟字我書下有吾句字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經意不似張本作似非疑當乙作似不詩旨有似譏喜二子相顧慙駭二子張作二人欲以多

窮之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或無思字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或無欲字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張作而書將下復止竟亦不能奇也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或無詩字張本作劉進士把筆則又高吟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此从張本下四字或作益切奇出非是或疑其當作若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或無侯字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顛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夜盡三更諸本

在不能續之下下更有一子二字此从張本方从杭蜀本文粹無益忌至識諷二十四字及思竭不能續五字但有喜字屬上句又盡作益二子二字下便連因起謝張本又以盡為盡而一本併無盡益盡三字 今按方本簡嚴諸本重複然簡嚴者似於事理有所未盡而重複者乃得見其曲折之詳但今恐有漏落故且从諸本及張本而方本固在其中但方本語侵劉喜劉既書姓喜不當獨書名恐劉下本有侯字而下文別有喜字之誤也諸本喜益忌之之下復云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語亦太冗張本夜盡三更四字屬於含識諷之下固善然似不若移於喜益忌之之下此皆未敢自以為然讀者詳之 非世人也或無世人或作非非世人能出也張本某下有等字伏或作服

道士奮曰 奮下或有髯字或有目字或有然字 今按恐或有髯字 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 或無

來字或無吾與汝就之五字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張無即字出或作書非是訖使方作止即下讀字張本作之屬上句方無不字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或作子此寧為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就下或無子字作下或有之字耳或作矣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吾所能或作吾所聞語下張本有子字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張無皆字不敢他有問也顧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

書請聞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方無敢問解何書五字請聞下十三字張本但存寂然二字無十一字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但然失色不敢喘喘上張本有少字斯須譻鼓動鼕鼕音彤二子亦困遂坐睡或無遂坐睡三字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士不見上張本作出方無驚字即問童奴奴曰童張本作僮奴曰上張有僮字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無有也張無到門字覓下有之字二子驚惋自責若有失者閒遂詰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

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石鼎聯句詩或無此題

巧匠斵山骨刳中事煎烹師服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彌明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師服在冷足自安方以杭蜀文粹作安自足既無文理對偶又差方本誤改多類此遭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彌明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師服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蔕凍芋強抽萌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師服不值輸

寫處馬知懷抱清喜方當洪鑪然益見小器盈彌明睆睆無刃迹莊子睆睆然在纆繳之中注視貌華綰切團團類天成師服遥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雙或作隻上為孫鬐櫳諸本此下無彌明字今按此似二子識道士之詞恐實非彌明語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鐺師服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何當出灰灺徐也切無計離餅甖彌明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挈師服豈能煮仙藥但未汙羊羹喜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彌明徒示堅重性示或作爾不過升合盛師服過或作合合或作斗盛或作成傍似廢轂仰傍或

作仍側見折軸橫喜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明以茲翻溢愆以茲或作忽罹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顧盼地敢有漏泄情喜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喜諸本此下無喜字迴旋但兀兀開闔惟鏗鏗師服鏗丘耕切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撜除庚切傳雅曰撜也淮南子子路撜溺而受牛謝注撜舉也平上聲通洪本一作振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著附也願君莫嘲誚此物方施行四韻並彌明所作又年譜云或謂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蓋以文滑稽耳是不然劉侯雖皆公門人然不應譏誚如是之甚且言彌明形

貌聲音之陋亦豈公自謂邪而列仙傳又有彌明傳要必有是人矣　今按此詩句法全類韓公而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蓋軒轅反切近韓字彌字之義又與愈字相類即張籍所譏與人為無實駁雜之說者也故竊意或者之言近是洪氏所疑容貌聲音之陋乃故為幻語以資笑謔又以亂其事實使讀者不之覺耳若列仙傳則又好事者因此序而附著之尤不足以為據也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二十二至二十四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厲守謙

謄錄監生臣李經緎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二十二

祭文

祭田横墓文田横初為漢將灌嬰敗於垓下亡走梁歸彭越高祖即位懼誅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齊人賢者多附横恐後有亂乃使使赦横罪而召之横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廐置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高帝流涕以王者禮葬横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其餘客在海中者聞横死亦皆自殺晁太史無咎嘗取公此文於續楚辭而系之曰唐宰相如董晉亦未足言而晉為汴州縂奏愈從

事愈始終感遇語稱隴西公而不姓後從裴度亦自謂度知己然度亦終不引愈共天下事故愈躊躇發憤太息於區區之橫以謂夫茍如橫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

十一年諸本或作十九年月下有十一日字如東京或作東如京洪慶善曰東京洛陽也公以貞元十一年出長安至河陽而後如東都也十九年秋則公為御史是冬即貶陽山安得以九月出橫墓下唐都長安亦不得云東如京也方从閣杭蜀本作東如京云田橫墓在偃師尸鄉洛陽東三十里今公自河陽道橫墓下以入洛故云東如京也 今按洪慶善作如東京及考歲月皆是方氏亦以京為洛陽但據三本必欲作東如京為誤耳今且未須別考它

書只以其所引田横墓在洛陽東者論之則自墓下而走洛陽乃是西向安得言東如京乎況唐都長安謂洛陽為東京則可直謂之京則不可其理又甚明若據元和郡國志則河陽西南至河南府八十里其大勢亦不得云東如京也此又三本謬誤之一證故復表而出之

感横義高能得士下或有心字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令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死者或作死而生方作來皆非是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

予於劒鋩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寶之或作寶者天或作大

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閣杭無其字非是　尚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非閣杭作

皆非是　跽陳辭而薦酒䰟髣髴而來享集韻靈良反按享字古今人用多作上聲惟前漢禮樂志郊祀詩云發梁揚羽申以商造兹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翔神夕奄虞蓋孔享享作平聲退之叶韻蓋有所本也

歐陽生哀辭歐陽名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也卒年四十餘集十卷行世新史於藝文立傳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治上或有往字非是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為客主之禮呂汲公本如此方从閣杭苑粹辭進下即屬鄉縣至者袞下又有故宰相字下乃屬有名至其民又屬親與云云顛倒錯亂全無文理而方云三本如此不當輕改其敍如此今定从呂本方主下有人字鄉縣作縣鄉則尚有可取云觀遊宴饗

必名與之宴或作讌與讀為預或作預或疑與如字而之下當有俱字時未幾皆化翕然化新傳作仕非是按袁傳建中初起為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為設學校使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客主均禮觀游燕享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貞元八年詹與公同登第退之同年進士此言閩人舉進士自詹始及觀林蘊泉山銘叙則謂閩川貞元以前未有文進者也因廉使李郮公錡興啟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為記中有辭云纓胡之纓化為青衿其凡藻與友歐陽詹繼登正第以其年考之則藻之登第又在詹之前然長溪薛令之以中宗神龍二年擢第則又在藻之前矣退之謂由詹始以豈考之未詳耶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

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下或有矣字）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余下或有年十九字聞或作則或云當并出則聞二字亦有理）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嶷音逆）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

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公為徐州節度推官）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或無監字監或作詹）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令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或以作而）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有得或作在得或無於是字而有複出將以有得字）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

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或作友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之傳或作之説或作之誌故上或有余字非是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悲哀或作哀悲　今按上文已連有兩哀字不應如此重複或當刪去此哀字　詹或作其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

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親視或作視疾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孔或作既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齊一作高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益或作救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哉下或無兮字

題哀辭後或刪此四字作題歐陽生哀辭後崔羣及詹皆與公同年劉伉姓名僅見于此他無所聞

愈性不喜書自為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

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友上或有之字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令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或無書字或無伉字下君字一作伉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或無志字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哀一作痛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其志上或有之志字雖然下或有苟愛吾文必求其義八字八字下又或有則進知於歐陽生矣必時觀十一字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

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乎或作於方从三本無道字以上下文考之無道字即不成文理矣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此下或有然則吾之所為文皆有實也十一字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感焉

獨孤申叔哀辭

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一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為校書郎

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歿蓋貞元十八年也柳子厚有獨孤君墓碣皇甫持正有傷獨孤賦而公作辭哀之公嘗與崔羣書天人好惡之說與此語意一同蓋出太史公之伯夷論也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為而怒居何故而憐邪（怒或作怨或作思怒下或有邪字居或作為）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或無蒼字）抑蒼茫無端而暨寓其間邪（寓下或有於字）死者無知吾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或無自字或無之字或無自字而有之字）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此句或作如處其旁非是或云以容叶光用古韻也）烏虖遠矣何日而忘（烏虖或作嗚呼）

祭穆員外文（為崔侍御作鼂本篇首題云維年月日故人博陵崔愬謹以清酌之）

奠祭于亡友穆六端公之靈方云豈穆員邪舊傳員卒檢校員外郎杜亞留守東都辟為從事皆與此文合新傳員終侍御史故晁本稱端公也穆員字與直懷州河內人宣州觀察使寧之子工為文

崔侍御名恕無傳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或作歸避盗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如或作無眷或作睠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畯明畯或作俊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知其或作知而或作可而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貞元五年十二月以杜亞為東都留守亞辟員為從

事檢校員外郎愬時亦為亞所辟 留守無事多君子僚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轡在手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嘯或作咏或以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復我或作我復今按下文云無非德聲則此二句專指穆也當作復我終日以語以或作與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為禍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何悲曲或作直直或作曲二何或皆作可皆非是上懷主人主或作王非是內閔其私閔或作憫或作閔皆非是進退之難君處

之宜（君或作居非是）既釋于囚（令狐運為東京牙門將亞惡其為人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畋近郊亞意其為之命員及從事張弘靖鞫其事無之亞怒囚員等員由此知名）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為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其疑當作如）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毋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一作經）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令我之至入門失聲（失或作哭）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 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為陽山令過郴州識李使君有李員外寄紙筆及叉魚詩即所謂獲紙筆之雙貿投叉魚之短韻也其生平契分皆具此文筆墨閒録云祭李郴州文尤雄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 文苑此篇首題云維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將仕郎云云使君員外三兄之靈考之唐歷皆合 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 何或作昌 當貞元之癸未 或作酉 令按癸未者貞元十九年貶陽山時也 惕皇威而

左授伏羌炎之下邑嗟名類而位什歷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靚（於或作而）言莫交而情無由（莫或作若或作若而下無情字）既不貫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遐或作荒窮遐或作遐荒徒或作圖）挐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恒飽飢而愈疢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直右切）苞黄甘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貿（即李員外寄紙筆云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投乂魚之短韻（即公乂魚十八韻招張功曹）媿韜瑕而舉秀埃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郴在衡山之陽貞元二十一年公以順宗赦徙掾江陵侍命於郴云）空大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茂

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酎以一作於航北湖之空明覿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竝奏啾或作湫選閒居賦管啾啾而竝奏得恩惠於新知脱窮愁於往陋窮或作究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上音秀下音溜前漢宿留海上史記宿留之數日無所見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吴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産獻紵衣焉見左氏襄公二十九年示茲誠之不謬授或作援儻後日之北還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為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

言而莫就始訏信於暫疎遂承凶於不救承或作成於一作而見明旌之低昂明諸本作銘此从閣本字見檀弓鄭註云神明之旌尚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柩美夫君之為政不橈志於讒構橈或作僥或作撓从手皆非是遭脣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雊陵一作凌彼憸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詬車或作年今按後漢書馮衍出妻書云詞語百車辭益用此作年非是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為侑尚饗

祭薛助教文公達字大順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丙寅作景寅避唐諱也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散墓志石本作議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繼下或有等字薛君之靈䍐本作河東薛君七官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秖隔數晨笑語為別慟哭來門來或作東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祭虞部張員外文 張季友也公同王涯崔羣許季同庾承宣邢冊等六人者皆與張貞元八年同年進士時陸贄典貢舉故文有司我明試時惟邦彦之語詳見公誌其墓云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 文苑作元和十年䖍本作維元和十年月日中書舍人王涯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功員外郎庾承宣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邢冊等六人皆張季友之同年也 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彦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

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餘歲存皆衰白半亦辭世外纓公事內迫家私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今者或作於今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瘖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託嗣或作嗣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叙情以視諸誄尚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

貞元十九年冬公與張署自御史俱出南方為令明年順

宗即位俱從江陵故凡道塗經涉唱和契闊皆具此文公方從晉公討蔡祭其在元和十二年八月歟張之行治則詳於公誌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或無守太子右庶子字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竝跱或作峙選潘岳關中詩列營某跱注跱立也亦作峙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戇狂狂戇音憃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

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於馬下雪虐杭本作嘯虎以顛於馬下言之由虎聲懼也風饕謂虎貪風而嘯不已虎近於虐訛自此也饕或作號　今按杭本全然不成文理以上語歲弊寒兇言之八字相偶當為雪虐明甚我泗君咷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觝頂交跖頂或作項非是洞庭漫汗黏天無壁風濤相豗呼回切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颿或作帆或作飄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上或作之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餞相

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遽或作復或作徧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騾去騾音蒙驢子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寅或作夤令按寅為辰名夤乃夤緣之義當改作寅說見下條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獸蜀本作首李本校作孟首不知得之何本也葛曾鄉云騾不駿虎取之則亨矣不待禱而有憑也令按洪謝本皆作孟首謂正月孟春之首也張言來寅其徵以虎為寅神故言來歲寅月當有徵驗孟首果得歸也然且作猛獸亦通余出嶺中君竢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砂

倚石有還無捨 楚詞云重華不可還注還也還吾故切 衡陽放酒熊咆虎嗥不存令章罰籌蝟毛 不存或作存不罰或作罪唐人會飲以籌記罰劉夢得詩罰籌長樹蘖是也 令按令章謂酒令違令則以籌記其罰也 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 雲或作天 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 太或作大鹿角洞庭湖中地名元微之有鹿角詩湖步至今有鹿角巡檢司也 鉤登大鮎怒頰豕豞 豞或作豹非是或云豞豕聲豞許角切 臠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 前漢尻益高苦刀切 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 元和元年六月公召為國子博士著掾江陵半年邑管奏為判官不往 相見京師過願之始

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元和二年公分教東都署為京兆府司録參軍雍州名書黑水西河惟雍州雍於用切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濶死休生濶死休或作生死休咎非是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或作奮訐方作訐奪令按奪謂爭執不與猶今言定奪公事也墓志云守法爭議棘棘不阿即此事也方本無義或本亦非權臣不愛南昌是斡令按墓志狀自刑部出刺虔州然則昌當作康明條謹獄氓獠户歌獠音老用遷澧浦為人受瘥署自虔州改澧州刺史民租出雜産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錢倍數經署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瘥病也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

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元和十六年以宰相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南討淮蔡余辱司馬議兵大梁時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為諸軍都統使將出討公詣弘禀事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舉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望君或作定居非是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或作下爰及祖考紀德事功紀或作已事或作著事功作著功於理亦順但下文便有外著後世則重出著字又似可疑姑從舊本作事蓋紀其德紀其事紀其功也又恐或是序字以似而誤然無所據不敢輒改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東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 謂與其子同僚必公為職方員外郎時也

維年月日某官某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 某等或作某乙等 胄于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為婦為母再朝中宮搢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尚饗

祭薛中丞文 一本同李建吉孟簡張惟素張賈祭薛中丞存誠也薛嘗劾浮屠鑒虚罪抵死表李伍無罪事見舊史本傳甚詳

維年月日（文苑作元和九年）具官某乙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升科第亟踐班行左旋南臺（北齊號御史臺為南臺）共傳故事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慭之悲具僚興云亡之歎況某等忘言斯久知我俱深青春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裴太常文

〔裴之諱字皆不可考〕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文苑作元和九年晁本月日下具給事中李逢吉給事中孟簡吏部侍郎張惟素吏部侍郎張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韓愈等五人〕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為軌儀異我者

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比古經比一作必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儷俛宗親檐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檐儲本多作甔舊本多作檐公秋懷詩用甔字按後漢明帝紀生無檐石之儲檐字本此郭璞方言注甔石之儲賓用甔字前漢蒯通揚雄傳皆只作儋貨殖傳醬千儋顏曰儋人儋之也一儋兩甖丁濫切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其等早接遊從實欽道義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

晁本第一首題作祭湖神文第二首題作又祭止雨文第

三題祭城隍文第四題祭界石神文第五不立題皆元和十四年夏秋作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太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為此州長令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令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牷酒食器皿觕弊觕一作損牷先旋切又音所觕倉胡切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

告神其降鑒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腶脩之奠祈于太湖神之靈（禮記大享尚腶脩注云捶脯也腶或作時令按若作時則脩當作羞腶丁貫反）曰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或無以穫字非是）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或無之字愛下一有此字）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

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劙雲陰卷月日也（月日或作日月）非是（劃忽麥切劙力支切又音麗）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口上或有而字）得（或作有）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庭或作廷）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閒者以淫雨將為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

乞晴于爾明神（下或再出爾字屬下句）明神閔人之不辜若饗若答（饗或作嚮）糞除天地山川淸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咨或作疵）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淸酌嘉羞（一作肴）侑以音聲以謝神貺其饗之（或作茲或作鑒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淸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此五字或作界石之神）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于人（庥或作庇）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

以時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尚饗鑒之或作鑒茲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為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二十二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二十三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 兆本首篇題曰祭城隍文次題祭仰山神祈雨文次題又祭仰山神文元和十五年夏作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神之靈或無袁字下同刺史無治行無以媚于神祇以上或無無字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下或有死字今按死字不當用又上句已有不應重出

蓋因上句而誤也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其躬身或無躬字國語靡王躬身公用此也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為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閔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

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尚饗

祭柳子厚文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于柳州公其月自潮即袁明年自袁召爲國子祭酒此文袁州作也故劉夢得祭子厚文有云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其後序柳集又云凡子厚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祭文蓋謂此也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　維年月日文苑作維其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五日景午柳下或有君字　嗟嗟子厚

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故效切下既覺同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為或作謂非是犧尊青黄乃木之災見莊子語子之中棄天脱馬羈馬音繫王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表表或作表奏非是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或作觀旁非是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飛或作非嗟嗟子厚今也則

亡也則或作有令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寧或作予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或無此四字尚饗

祭湘君夫人文公以元和十五年九月拜國子祭酒未離袁州時作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使前袁州軍事判官張

得一此上四十四字或只作維年月日國子祭酒韓愈謹令張得一今從石本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或作陽今從石本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為災以殞其命或無之字舟次祠下是用有禱于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啟帝之心去潮即袁十四年十月自潮徙袁今又獲位於朝復其章綬十五年九月自袁召為國子祭酒復賜金紫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卅年於今乃合卅或作三方从石本此蓋言卅年前常有夢寐非以貶日言之也今按上文但言前歲之禱則實發夢寐者但謂不敢忘前

歲之吉卜耳此世字未詳其義恐亦石本之誤也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大庇怵或作怵伏以祠宇毀頓一作損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圭或作暗昧不佳或作昧暗不蠲今從石本圭與蠲同音集韻蠲潔也明也通作圭詩吉蠲為饎韓詩作吉圭周禮蜡氏令州里除不蠲注讀如吉圭為饎之圭陸音曰舊讀為圭呂氏春秋飲食必蠲潔高誘亦讀作圭此類非一令作佳由圭字訛也不稱靈明或作明靈今從石本外無四垣堂陛頹落牛羊入室居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修而作之萬下諸本有祈于邦伯四字今從石本舊碑斷折斷一作中其半仆地文字缺滅幾不可讀謹修而樹之或無謹字廟成之後將求王

石仍刻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惟神其鑒之尚饗

始將既修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舊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真遂不復刻

此四十二字石本附祭文後諸本皆有之方云此蓋後人以碑本附入閣杭皆無之　今按此必公所自記故石本有之當附於此方但以閣杭本闕遂直刊去亦可惜也今从諸本而次一字書之

祭竇司業文

竇名牟長慶二年卒公嘗誌其墓此文公自稱兵部侍郎則是年禾

使王庭湊前作也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屢佐大侯以調兵戎（調去聲）詔曰予虞汝為郎中乃令洛陽歲且四終惟刑之慎掌正隸僮命守高平（澤州高平郡）命副儒宮（副或作制）朱衣銀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官不滿能亦云達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或作逾七八年孰非望公方从閣杭苑云竇卒年七十四）在君無憾我意不克君之昆弟（年兄弟五人常牟羣庠舉）三以辭雄

常字中行大歷十四年登第弟羣字汝封元和二年登第及年為三雄矣刺史郎中四繼三同謂年庠相繼為澤州刺史四繼三同則常羣庠皆為之也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既愛既勸愛既或作受誘非是在麻之蓬自視雛彀音冦望君飛鴻四十年餘事如夢中諸本皆如此閣杭苑及南唐本作事半如夢云古夢音平去聲通石崇詩周公不足夢與可以守至冲叶今按事半如夢語意碎澁不如諸本之渾全而快健前人誤改當以重押中字之故不知公詩多不避也分宰河洛媿立竝躬俱官於學以纖臨洪惠許不酬許或作詩今按惠許謂上文愛勸而又稱許也報德以空死生莫接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

自攻嗚呼哀哉尚饗

祭侯主簿文 此謂侯喜也蜀本注繼字非詳觀公此文當知其爲侯喜作公貞元十七年與喜同漁于溫洛嘗有詩云吾黨侯生字叔𢓜呼我持竿釣溫水故此又有我釣我遊莫不我隨之語嘗薦喜於汝州刺史盧郎中又嘗薦之於陸員外傪觀其薦詞亦與此文惟子文學今誰過之之意相表裏又公集中端有贈侯主簿喜詩用是知其非繼而喜也其曰吏部侍郎韓愈卽長慶二年自兵部轉吏部時作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佶 退之諸子有名昶者長慶四年進士登第小說中亦載其爲集賢校理曰符曰爽曰殿中省進馬雖載於集而他處不見

唯符見於孟郊張籍詩中耳

致祭于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困或作悃捨或作拾皆非是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于茲我或為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亡或作人之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為羇我無利權雖怨曷為予之方葬我方齋祠方葬或作云葬哭送不可誰知

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竹林神文公祭文二其一祭竹林神其二祭曲江龍皆以旱禱其後賀雨表亦云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謂此皆長慶三年為京尹時作也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于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為愚不能使尹茲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令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為饗國家之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或無祀字惠天之人不失其

和惠天下或有下字係从閩杭本今按此人字當為民字以避諱而用人字也下句同人又無罪何為造茲旱虐以罰也虐閩杭蜀本在罰字下非是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勑以化正其下聞無香惟腥聞音問神于惠罰無差神于或作神之施罪瘠于尹愈身是甘是宜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于人無媿尚饗

曲江祭龍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之奠敢昭告于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槁乃於甲乙

之日依準古法作神之象齋戒祀禱神其享祐之時降甘雨時或作將非是以惠兹人急急如律令

祭馬僕射文馬十二名總字會元扶風人退之長慶三年冬自京兆尹復為兵部侍郎又遷吏部侍郎其為京兆也有舉馬總自代狀令祭文稱吏部侍郎則總以是年冬死也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温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

尹寺貞元十三年四月以姚南仲鎮滑臺辟總為從事十六年監軍使薛盈珍誣奏南仲不法總坐貶為泉州司馬適彼甌閩鯨甿跋躓一作寃鯨魚列切甿音几躓音致顛而不踒烏禾切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殿軍後也抗節番禺上音潘下音愚去其螟蠹蠻越大蘇蠹或作螣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十二年十月以宰相裴度為彰義軍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十二年以總兼御史大夫充淮西行營諸軍宣慰副使殲彼大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吳元濟誅總留蔡州為彰義留後奏改彰義為淮西十二月以總檢校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充

淮西節度使茫茫黍稷昔實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鴟惟蔡及許讐為血仇命公并侯十三年五月以總為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陳許溵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溵舊屬淮西故云并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鄆戎鄆音運十四年二月誅東平厥墟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郊惟節度使李師道三月以總檢校刑部尚書為鄆州刺史天平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詩曰適彼樂郊東有猘猘狂犬也淮南子猘狗不自投於河猘音制又居例切惟西有虺虺蜥也許𨻶切顛覆朋鄰我餘有幾七月沂州軍亂殺節度使王遂長慶元年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成德亂殺節度使田弘正二年正月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三月武寧軍節度使崔羣為軍中所逐餘

有或作有餘　今按此用左氏身其餘幾之語或本非是律崒中居律音律崒慈恤切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躔帝念厥功還公于朝陟于地官且長百僚十二月以總檢校尚書左僕射守戶部尚書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或作鈞衡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門或作問　今按此用慶者在門之語或本非是弔廬已卒未燕于堂已哭于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胾側吏切奠以叙哀其何能致嗚呼

哀哉尚饗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或無弔字武侍御一以為武少儀韓公嘗為太學彈琴詩序少儀時為司業後以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使南詔在元和五年一以為武儒衡據李翺集墓誌云故相鄭餘慶尹河南奏授伊闕尉及鄭公留守東都在元和五六年間然姓氏及官御史皆同未知孰是然題曰侍御其文亦曰侍御後說若近之云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 御史一作侍御 斂其遺服櫛珥鞶帨于篋 鞶或作槃槃方云槃小囊鞶大帶也 今按儀禮士昏禮庶母及門内施鞶注鞶囊也所以盛帨巾然則槃鞶字通 月旦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為浮

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耶（閩杭作也非是）吾師云人死則為鬼鬼且復為人隨所積善惡受報（所下一有其字）環復不窮也（環一作旋）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西下或無之字）親戚姑能相為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憮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為是既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其篋或無其字）抱嬰兒以泣且殆而悔曰（或無且字或本且字在悔字下）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或無乎字）於是悉出其遺服櫛佩合若干

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晳晳兮目存晳晳或作晳晳丁寧兮耳言忽不見兮不聞見下或有不有字或無兮字莽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予懃以妄塞悲兮慰新魂新上或有斯字嗚呼奈何兮弔以茲文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李漢之父邠雍王會七世孫長慶元年二月卒詳見公所誌邠墓邠蒲經切一本無故陝府三字

維年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公學以為耕文以

為雅發憤孤身復續厥家孤或作苦續或作績選于吏部亟以科進歷臨大邑惟政有聲惟或作為遂丞宗正日朝帝庭出輔陝都吏畏僚慕子婦諸孫盈于室堂公姑悦喜姑或作始非是五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榮羨如何不常以至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送昏姻之好以哀以悲敬致微禮公其歆之歆或作貽尚饗

祭十二兄文公從兄岌也公之皇祖諱叡素有孫八人其孫曰會曰介曰愈曰俞曰岌見於世系表及公集者此五人又有弇者以殿中侍御史死于平凉之盟其二人則

無所考見岌以元和元年六月卒于虢州以其年九月葬于州十里文所謂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公蓋有興時歸葬于先原之意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十二兄故虢州司户府君之靈或無故字嗚呼維我皇祖有孫八人惟兄與我後死孤存奈何於今一作令今日又棄而先生不偕居疾藥不親斂不摩棺瘞不繞墳趨奔束制奔或作生非是生死虧恩歸女教男反骨本原其不有年以補我愆長號送哀以薦此文尚饗尚上或有嗚呼二字

祭鄭夫人文 夫人韓會之妻而公之嫂也公少孤而育于其嫂文言其俯育之恩至矣公既為之服朞而祭之以文此貞元十一年往河陽時作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于六嫂滎陽鄭氏夫人之靈 維年月日是本作貞元九年歲次癸酉九月朔日或無謹於三字 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 大歷五年公父仲卿卒公時三歲 蒙幼未知鞠我者兄 李翺退之行狀云生三歲父殁養於兄會舍 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齓一年 齓毁齒也周禮未齓者不為奴注男八歲女七歲而齓齓初斬切又初謹切 兄官王官提携負任去洛居秦

念寒而衣念飢而飧疾疹水火無災及身疹或作沴疹音戾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舊史云大歷十二年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退之是時年十一從至貶所復志賦謂當歲行之未復從伯氏以南遷是也其兄沒南方從嫂歸葬河陽故李漢集序云先生生於大歷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荐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遠或作南大歷十二年宰相元載得罪四月會坐黨與自起居舍人貶韶州刺史窮荒海隅夭閼百年會卒于韶年四十二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爲夷蠻水浮陸走丹旐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反葬遭時艱難百

口偕行口或作日云从閤杭蜀本令按百日偕行無理當从口為是然或以祭老成文有就食江南
零丁孤苦之語疑不得有百口不知此亦通
良賤而言闔門之衆耳未必實計百人也
避地江濆家于宣州建中二年中原多故避之避地江左即復
志賦所謂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南是也
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
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貞元二年公自宣州避京師
年在成人
屢貢于王名迺有聞念茲頓頑頓或作鈍漢書陳平傳士之頑頓嗜利無恥者
顏讀頓曰鈍
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
其躬禄仕而還以為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

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于或作於）曰爾幼養于嫂喪服必以朞今其敢忘天實臨之（貞觀中魏徵令狐德棻等議嫂叔服云或有長年之嫂遇提孩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濶偕老其在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諭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洪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汲則哭之為位察其所尚豈非先覺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制可公幼養於嫂服朞以報可為士大夫之法矣李漢序公文集及李習之狀亦云）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祭十二郎文 老成率府參軍韓介之子也介二子曰百川曰老成起居舍人會無子以老成為後後老成生湘滂百川死公乃命滂歸後其祖介公及會介皆仲卿子至是會介百川皆死矣故文云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又云去年東野往吾書與汝蓋貞元十八年有送東野序即是年為十九年此文必其秋冬作十二月則公謫陽山矣斯文蓋公所謂喜往復善自道者在當時無對後二百七十年歐陽文忠公為其父作瀧岡阡表始足以追配公此作覽者當自知之

年月日 或無日字文苑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

靈文苑郎下有子字今按郎子是當時語雖不必存亦不可不知也今謾補之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沒南方會責守韶州卒于貶所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

墳墓 往上或無吾字 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 相下或有幕字貞元十三年董晉帥汴州 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 是歲秋張建封辟公為徐州節度推官 使取汝者始行 佐上或有又字者上或有使字 吾又罷去 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公西歸洛陽 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 或有兩圖字一屬上句非是 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 謂或作為而下或有先字 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

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禄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髪蒼蒼而齒牙動搖

邵太史曰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論重複檀弓曰南宫縚之妻之姑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髪蒼蒼而齒牙動搖近時六一文安東坡二先生知之　蜀人史彦升云退之祭文視茫茫今俗本作茫茫非是陳后山詩平陳鄭毛視荒荒本此也　今按古書如荒忽茫忽之類皆一字也意義多相近當存之

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存或作在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

戚也(去或作知)孰謂少者沒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或無其夢邪三字)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沒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非上或有者字)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業或作榮)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明或作得非是)所謂理者不可推

而壽者不可知矣（壽或作年）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白矣（蒼下或無者字）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志氣或作氣志）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十或作一老成二子曰湘曰滂滂以季子出繼則湘固宜十歲也）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比或作此非是）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南下或無之字）常常有之未始以為

憂也（憂下或無也字）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斯下或有極字）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沒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或作日月）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或無如字言或作時）（今按陸德明經典釋文序論當時語音之訛有曰而如靡與則此如字即而字之轉耳不知當言月日者蓋言耿蘭之報所以無月日者由其不知赴告之體當具月日以報也）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東上或有蓋字）使者妄稱以應之耳（稱一作傳）其然乎其不然乎（或無其不然乎一語）令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

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或作葬）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或無終葬二字願下或有焉字）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沒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憑上臨上或並有得字）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行或作何）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

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或作盡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今按或當作待盡餘年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或無此句尚饗

祭周氏姪女文韓愈之女適四門博士周況於公為姪女元和十一年卒其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時羞清酌之奠祭于周氏二

十娘子之靈或無子字俞為開封尉女名好好嫁而有子女子之慶元和三年周況登第公以好好妻之生一男一女纏疾中年又命不永卒時年二十七令當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孰能不哀撰此酒食以與汝訣汝曾知乎我念曷闋尚饗

祭滂文滂公之姪孫老成之子也元和十四年公謫潮州滂與其兄湘皆侍行是歲冬公移袁州滂乃死于袁遂葬于袁之郭南其詳見公所誌墓也

維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二十三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輩流彊記好

文又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吾與盧氏痛傷可言（可或作何）思母之恩連呼以絕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長命一何短權葬遠地孤魂無依瀝酒告情哀何有極尚饗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公之姪孫女其李千妻也）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遣昶以庶羞之奠祭于李氏二十九娘子之靈曰汝之警敏和靜人莫及之（靜或作舒）姿相豐端不見闕虧幼而孤露其然何為出

從于人既相諧熙又暴以夭神何所疵生殺減益竟誰主尸我哀汝母孰慰窮嫠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傷心不能去離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尚饗

祭張給事文 徹公之從子壻也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 御上或無侍字 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 考名休嘗佐宣武軍 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 貢武作舉 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

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王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耋吏嗟咨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厦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頑悖未孚緊君之賴乃奏乞留長慶元年三月以張弘靖為盧龍節度使徹先為宣武從事累遷監察御史至是弘靖仍辟徹為盧龍判官時牛僧孺奏徹為真御史以弘靖遣之而密奏幽州不廷日久令臣始至須强佐乃濟行半道有詔以徹還之乃遷殿中朱衣象版惟義之趨豈利之踐殂豺發釁閫府屠剖或作利償其恨犯君獨高脫露刀成林刀或作刃弓矢穰穰千萬為徒譟讙為狂君獨叱之上不

負汝為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慙屈變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七月軍亂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囚弘靖於薊門館殺幕僚等以徹長者不殺置徹於弘靖所居月餘遷之別館徹出門罵曰汝何敢反行且罵衆即擊君以死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為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葬輿魂東歸於葬或作掩葬輿或作與誄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女挐女文元和十四年正月公以論佛骨貶潮州女挐年十二死于商南層峯驛詳見墓誌及層峯驛詩女挐公第四女挐女加女居二反挐或从奴者本祭文與擴

銘皆作女拏董彥遠曰拏字傳寫之誤蓋古文如紛拏等字無从奴者公最好古名其女不應用俗字也　今按拏拏通說已見第五卷李花詩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南史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荊土方言謂父為爹爹屠可切又陟斜切使汝妳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于第四小娘子拏子之靈嗚呼昔汝疾極或作亟值吾南逐蒼黃分散使女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肌天或作大汝或作女古本汝多作女通用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

食飲又使渴飢死于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穀梁傳昭十九年子既生不免乎水火父母之非也使汝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即究我歸自南乃臨哭汝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入為國子祭酒汝目汝面在吾眼傍汝心汝意宛宛可忘宛宛或作究究詩宛在水中央鄭注宛坐見逢歲之吉致汝先墓長慶三年十月四日公尹京兆發其骨歸葬河陽無驚無恐安以即路以一作没飲食芳甘棺輿華好芳或作柔歸于其丘萬古是保尚饗

東雅堂昌黎集註卷二十三